

虹雨 程少波 王颖 / 选编

杏花雨·青春散文丛书
(第二辑)

情感风铃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你是我的欢颜

- 玻璃大厦塌下来 木 禾 (3)
- 雨不再来 刘玲莉 (6)
- 拜托了，洋子没有对象可以结婚 余 飞 (10)
- 你是我的欢颜 燕 来 (17)
- 古筝少女与香港作家的心痛情史 西岭雪 (25)
- 失落的戒指 Crying cat (32)

把年轻剪成风

- 把年轻剪成风 白 果 (37)
- 缘分有时就在一刹那 天 舒 (42)
- 逼他说出“我爱你” 阿 惟 (49)

美丽的误会

- 二十九岁那年的爱情故事 唐小凡 (105)
- 长发情 程军玲 (110)
- 碎雪花中的红围巾 张 慧 (115)
- 美丽的误会 澄 清 (121)
- 永远盛开的胡姬花 朱 萍 (125)
- 这个女孩不简单 罗 西 (131)
- 茉莉项链 画 眉 (135)

爱真的会有奇迹

- 永不支取的存折 丘脊梁 (143)
- 夜来香 严 虹 (149)

你是我的欢颜

窗外正春意无极，一种痛又不知痛在哪里的感觉慢慢席卷了我。

玻璃大厦塌下来

木 禾

阿德是我朋友圈中最有情趣的一个，人要是无趣就太可怕，所以私下里我最欣赏他。我和他同窗七年，熟悉得麻木不仁，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擦出火花的事情。但是激情又是我所认为的爱情中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所以只好维持现状，远远地欣赏他。

我很平静地看到有很多女孩子接近阿德又离开阿德。我既不同情也不兴奋。她们根本不是阿德想要的那种女孩，这点我最清楚。我向来在他面前直言不讳，自在散漫，可这些事我既不调侃也不挖苦，阿德也绝口不提，他从未在我面前褒贬过任何与他有关的女子，除了他的母亲。只是有时他会拿着一副研究性的目光打量我，我就说：“看什么看，看了

的坚强与刚毅。我期许能展示生命的色彩，带着病仍满脸憔悴地上自习。你焦灼的目光中充满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内容。可我当时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读懂它，在两所距离并不近的大学校园里来回穿梭你萧索的背影，你每天都会为我送来亲手为我做的鲜鱼汤，看着我一口口喝完，你脸上才会有一丝久违的微笑。就在我抬头望你的刹那，我仿佛觉得所有冬日的寒冷在这里融化，我的世界只剩下亚热带一片多情的阳光。人生的幸福其实就在这些平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中呀！病终于痊愈了，考试也结束了。雪后初晴，梅园中的腊梅也尽情绽放它们生命中最美的笑颜，是多情应笑你早生华发吗？你等待多日，我们终于可以结伴回家，回到那长江畔山清水秀的家乡。在紧张的春运期间，火车站人流如织。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，背着厚重的行囊。我觉得一路阳光灿烂，很满足很惬意，只因为我的手在你的掌心。火车进站了，人群纷涌而上，大家都似乎尽力为自己争取一个不必站回去的位子。在骚动的人群中你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不要放松。”是呀，我抓住了你的手，是否就抓住了我今生的幸福呢？汹涌的人潮一次次冲撞我俩并不健壮的身躯。我俩一齐努力，最终还是手握着手一起上了火车。火车欢快地呼啸而去，背后晴空万里，诗意一般的湛蓝，很美很美。

往昔的记忆就像走过的道路一样渐渐遥远或模糊，我转过头来，突然发现了身后的别离，未来的图画模糊不清，在心如炭火、夜阑人静的晚上，我听见你的脚步了，梦见你了，正踩着我的神经上。回望四周，已是黑夜，于是我便看

见踽踽独行的自己。此刻，你的声音，备加清晰，隐隐发亮，宛如相许。我想起了唐人李白的绝妙好诗：“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预堆，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”我这个从不信蓝天之上还有上帝的人，也愿意在流星划过天际最辉煌的一瞬，虔诚地祈祷，但愿你的未来不是梦，即使雨不再来。

这一次，她的头紧紧靠在我的胸前，让我自己感觉到心跳得非同寻常的快。

拜托了，洋子没有对象可以结婚

余 飞

我们外语学院里，有三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。我偏偏本能地对日本留学生敬而远之，对日本姑娘更是不敢靠近。没想到，快放暑假的前一天，我被一个日本姑娘缠上了。

那天，我的宿舍里到处堆着东西，乱成一团糟，忽然响起敲门声，我大声说：“门没锁，推吧！”

门开了，我听到脆生生的一声：“对不起，请多关照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抬头就看到了一个清清秀秀的日本姑娘。这姑娘我倒是经常碰到，她参加学校举办的中文演讲比赛还拿过一等奖，我还知道她叫小叶洋子。我急忙说：“请问……

亲说让她结婚的时候用)，她好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！

该吃的饭总算都吃完了，洋子想真正体验一下最本色的渔民生活，我划上家里的船，和洋子一起到江上去。洋子站在船头上，兴奋得像只撒欢儿的小狗。她不停地对着宽阔的江面大声吆喝，开始用中文，后来吆喝到复杂的时候就用日文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船靠在江边上，洋子坐在船头静静地拿着钓竿钓鱼，我在后舱里做饭，一缕炊烟飘散在江面上，我的心里忽然感觉特别的幸福。

舱门掀开了，洋子穿着一身泳衣站在我面前，真是漂亮极了！她微微一笑，忽然大声说：“不游长江……非好汉！”

我刚想阻止她，她笑着一个漂亮的猛子扎进了水里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她只在游泳池里游过泳，根本不知道长江里的水有多猛，里面有多少暗流，她的泳技到长江里来是一点儿用都没有。

当洋子从十多米远的地方浮起来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但我马上就听到了洋子的呼救声：“救救我……我抽筋了……”

我来不及解开船绳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跳进水里，我只看到一缕头发顺着急流往下游漂去。我拼命游，凭着在长江边上十几年积攒下来的水性，总算抓住了洋子的头发，把她救了回来。

当我筋疲力尽地把洋子救回船上时，她已经不省人事。我给她做了半天人工呼吸，她才悠悠醒来。

这天，我被家里人臭骂了一顿，怪我不好好照顾洋子。

村子里每一户人家都送来了红糖、鸡蛋、老母鸡等礼品表示慰问。

我坐在虚弱的洋子身边，轻轻地给她打扇。窗外的月光射进来，照在脸色苍白的洋子身上，使她显得更加楚楚可怜。

我们沉默着。当父母亲都安歇以后，我正要去休息时，一直闭着眼睛的洋子突然说话了，她居然叫了我的小名：“小飞！”——肯定是她和父母聊天时知道的。

我吃惊地扭回头，看到洋子脸上带着微笑，但眼里却分明含着闪闪的泪光。我急忙回到她的床边。

洋子小声地问：“小飞……在船上的时候……谢谢你……”

因为接触了洋子的身体，我尴尬地说：“应该的……对不起……那种情况，不得已……”

洋子把头扭到一边：“小飞君，爸爸管教子女非常严格……所以，您今天……就是我的初吻啦……”

我手忙脚乱起来，嘴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——我给她做人工呼吸，那没有办法，当时是救命要紧啊！

洋子忽然扭回头看着我，她的眼泪已经没有了，换上了一个十分勉强的笑容：“拜托了，请不要告诉小林……能答应我吗？”

我久久地站在洋子的床前，最后我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洋子休息两天后，我们继续划着船到江上去。但洋子的兴趣好像不如以前了，她总是若有所思地坐着，半天都不说话。她在家里的時候，经常是悄悄地绣着枕套，不再到处玩

也许，只有在多年以后，她和他才会突然发现，那一场初恋中他们毫不犹豫地舍弃的都是些什么。

你是我的欢颜

燕 来

童声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他的家人在他背后叫他张飞时，禁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个名字对他可真是太贴切了，低头，粗心大意，于是以后她也只叫他的这个小名了。

西北夏天的午后狂风突起。童声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呆呆地平视前方，突然问，你说他们会离婚吗？我希望他们离婚。哥哥不说话，使劲蹬着车子，过了几分钟，闷声闷气地回答她，你好好念书吧，别胡思乱想。热热的风啊，夹着细细的黄沙迎面扑来，眯住了人的眼睛，那是停留在童声记忆里关于十岁的画面。爸爸妈妈的争吵是童年的梦魇。许多个深夜，她被他们房间里极轻微的话声惊醒，一颗心

顿时悬起来，她怕啊，怕那两个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。那些个压得人喘不过来气的黑夜，天，是怎么一点一点变亮的呢？第二天早上怒气冲冲的爸爸给他们一人两块钱，让他们去买面包。课间休息时童声暗自庆幸，学校里没有人知道爸爸、妈妈昨天夜里吵架了。

她的家在没有争吵的时候是很幸福的。哥哥爱好集邮，那时工资很低，妈妈总能每个月给他十几块钱去买邮票。爸爸常检查他们的学习，教育他们如何做人。有时下班了他会给童声带零食回来，他宠她，纵容她的性格发展，以至于后来他对她的任性也无可奈何。她惟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和画画，在教科书的空白处和演草本上画“大美人”，妈妈叫做“妖精”的东西，它们都长着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。

童声十七岁时爱上了张飞，是爱，不是喜欢。没有什么理由，她知道她必须去爱一个人。因为你爱一个人，那个人也会回报给你爱，那么你就不会再孤孤单单，不会再害怕了，童声就是这样想的。爸爸、妈妈还是在深夜关紧了门压低声音吵架，哥哥比她大四岁，已经去南京上大学了。他常给她写信，每封信里都夹着她喜欢的明星贴画，他俨然用长兄如父的口吻给她大讲“人生的哲理”，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好玩，乐此不疲。

张飞在高三转校来到她班上，第一眼见到他，她的直觉小声说，这个人跟她一样内心不快乐，这就足够了，别的她不去管了。十七岁的她外表冷漠，内心却充满了狂热。冬天的一个晚上下了晚自习，她悄悄叫张飞出来，已是夜里十点了，她和他开始在空旷的操场上散步。辽远深蓝的天穹中，

过喜欢这棵树？

刚分到外科工作的几个月，童声好一阵手忙脚乱。幸好这几年独自在外生活，比以前活泼开朗了许多，很快便和容静她们这帮小护士们打成了一片。比她晚来两个月的大夫林朝大她几岁，看起来要从容多了。童声最愿意跟他一起上夜班，不用太紧张，闲下来可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埋头写病历的他说话。他们惊喜地发现大家都爱福尔摩斯、凡尔纳和卫斯理。

张飞在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财务，常在晚上和周末去办公室加班。童声敏感多思，很容易为一件小事一句话情绪就变了，又不能跟别人说，直接的反应便是给张飞打电话。不管他在干什么，她把不高兴扔给他后，心情就好了。这个打电话的习惯一开始就养成了，她没有考虑过后果的可怕。也许考虑过，但是他会包容她的，她以为。她倒是从不向家人或是别的朋友哭诉，就对牢了张飞。容静日后说她“杀熟”，她想点头说是。

童声在集体宿舍住了几个月就被请了出来，院方说住房太紧张，要先解决进修大夫的住处。恰好容静家的邻居分了新房，乐得将旧屋连同家具租给了她，因有熟面孔在中间，价钱上打了许多折扣。容静新婚不久，快乐小女人的状态十足，这很合童声的心愿，两个人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

林朝看她拿“200”卡打电话，起初总是调侃她一番：声音同志，你对我国电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！他还怪声怪气地翻唱“电话诉衷情”。一个夜班上过之后，他不再拿她打电话寻开心了。初夏的凌晨，童声趴在护

士站的桌子上打盹儿，“护士——”病房中尖锐的叫声几乎刺伤了她的耳膜，她冲进去打开灯，一眼看见十四床的病人半躺在地上，一根带子勒着他的脖子，另一头系在床边的护栏上。她跑去拿剪刀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林朝从医生值班室赶过来，惊魂未定地看着她。他们把瘦得硌手的病人抱回床上，这个食道癌晚期的病人黑洞一样的眼睛涣散地望着天花板，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喃喃：让我死。他的老伴瘫坐在床边，嘤嘤地哭：你好狠啊！童声竭力镇定地说：“没事了，大家都睡吧，天一会儿就亮了，没事了。”她努力地想再说点或是做点什么，可实在无能为力了。

她紧紧地缩在冬天外出穿的棉大衣里。天快亮了，林朝走到她身边，发现她在发抖。“童声，你怎么了？”他按住她的肩膀，她抖得像风中的一片树叶。冷啊，怕啊。那是他们工作半年后六月的黎明。

童声嘟嘟囔囔地说你又挂我的电话你又挂，张飞还是啪地把电话挂了。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口中的原则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接她的电话上。他没有进入过她的具体生活，但他却无所不在地渗透在她的空气里与呼吸中，她的眼中根本容不下其他人了。

中午，她们在配餐室吃完饭有过开心一刻。说到家庭，童声自觉地闭口倾听。她们却不肯放过她，非逼她说出以后的千秋大计，不然就把所有人的碗都洗了。她只好说，我没有特别的奢望，就想有个温暖的家。她本来想说没有争吵的家，但没说出来，一个对我好的老公，他肯宠我；她的眼睛划过八楼的窗外，有些出神了。真老土，也是一个没出息的

“那么我明年再来。”

我始终没有接过你的玫瑰，我转身离开时听见你在背后问：“那枚戒指，你，还留着吗？”“对不起，我把它掉了。”我头也不回地回答。我不敢看你的表情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了。一转眼，这些年过去了，你要结婚了。听说，新娘非常适合你，我替你高兴。

昨天我在衡山路上走了一晚，但无论我怎么走，也不会再遇见你。

亦铭，我爱你。这句话已在我心头搁置了好几年，但我没有办法亲口告诉你。亦铭，也许你曾怨过我，但我真的有我的苦衷。你根本不会知道，在四年前，在实习的那台车床前，我不但失去了你送的戒指，亦失去了一整只左手。

结巴巴地撒谎：“我和你是一所学校的，你每天都在这等车，不是吗？”

女孩停下来，像是在考虑，男孩真诚地说：“相信我，我会用最短的时间送你去学校。”

女孩不再犹豫，轻盈地坐在男孩后面，他很紧张，手心都是汗。车速加快，女孩轻轻地把手搭在男孩的衬衫上。男孩陶醉了，他简直以为自己和她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。蓬松的头发不安分地飘起，男孩有些紧张，激情如大海涨潮。

路，在男孩眼中似乎拉近了许多，在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份紧张化解以前，女孩的学校已经到了。男孩假装和女孩走进校园，他说：“你先去班里吧，我还得停放车子。”

女孩对他嫣然一笑，说：“谢谢。”在女孩还没走之前，男孩问了一句：“我能每天捎你上学吗？”女孩似乎没听见，又似乎故意不答，飘然而去。

男孩那天下午第一次旷课。他体会到了喜欢一个女孩的滋味，那种感觉让人刻骨铭心。

男孩整夜没有睡好，他在编织一个圆满的理由，为的是明天还能让女孩坐在他的车子后面，让那双洁白的手轻轻扶着他的脊背。

令男孩失望的是，从第二天起，女孩再也没有出现。生病？转学？男孩设计着各种理由。这份失落，陪伴着他度过了那个没有诗意的秋天，整日脑子里都是女孩袅袅婷婷的身影。

一年一年过去了，男孩渐渐长大，可以拥有一辆最流行的山地车，在街道上招摇过市。他经常去那个车站，停停看

看。车站旁的柳树已经可以荫及路人了。车牌换上了豪华的霓虹灯，可是女孩的身影却不知道藏在了什么地方。

男孩有了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捎着她的时候，女孩紧紧地揽着他的腰，男孩对这份热情感到无所适从，他不止一次地要求女孩规规矩矩地坐在后面。他的女朋友很开朗，笑着说他“假正经”。男孩微皱了一下眉头，调转车头把本来安排的计划取消，送她回了家。年轻人总是这样，敏感的心使他们吵吵合合，在一次讲和之后，女孩低声对男孩说：“可以吻我一下吗？”声音轻得像雪花划过空气。男孩握紧女孩的双手，眼前却是许多年前那个朦胧的身影，始终没有碰她的唇。

直到一个朋友带着他的新婚妻子约请男孩去附近的旅游区游览，朋友的车子半路上开始跑气，朋友的妻子只好由男孩带着，朋友的妻子轻轻地坐在男孩的后面，洁静的手轻轻地扶在男孩的衬衫上。男孩受到的震动差点使他没把握住车把。

男孩回转过头来，仔细看她的脸庞，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甚至连女孩的面容都想不起来了。男孩长长的腿飞快地蹬着车子，思绪也飞速地转动。男孩打破沉闷的空气问她：“很多年前，你是不是在椿树中学上过学？”

“对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她诧异地问。“后来又转走了。”女孩补充道。

“你有没有印象，一个陌生的男孩请求用车子捎着你上学？”他问。

“让我想想——，也许有，记不清了。”她迷惑地说。